

美丽的延误

易玲

那年我十八岁，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远行。父亲、母亲来火车站相送。一个大行李箱、一个随身背包、一袋路上吃的食品，东西略沉，我自己能拿得过来。母亲本想把我一直送到学校里，票都买好了，思虑几天后，把她的票又退了。来回车票加上住宿费，是不小的一笔支出。

五千里路，路途迢迢，一路要跨长江、越黄河、过山海关。想到就要飞向外面的世界，我心里既兴奋又忐忑，既向往又迷茫。反而没有太多离愁别绪。

广播提醒进站了，父亲拎着箱子，母亲拎着吃的，我背着小包，一路小跑着随拥挤的人潮进了站台。我再三说自己上车就行了，可母亲最后还是不放心，坚持和父亲一起上了车。

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，父母坐火车出远门也是许多年前的事了，因而我们都不知道那趟T字头的火车只在我们那个小站台停留两分钟。等到父亲在转个身都困难的过道里把行李放好时，车门已经关上，火车开始缓缓启动。站台外的人群和风景都在后退，而且越来越快。母亲一时有些惊慌，喃喃道：“这怎么办好……”

硬座车厢里坐了很多大学新生和老生。有人出主意说，父母可以补票在下一站下车，然后再买票回去。闻言，母亲转惊为喜。她跟父亲说：“这样也好，我们正好送孩子一程。”

让从不曾离巢的我独自远行，母亲心里一直是愧疚的，她不说，我也懂。此刻能陪我一程，她心里松快了一些，甚至暗暗感谢这美丽的延误。



母亲开始愉快地与周围的人攀谈起来。有几个学生羡慕我有家长送行，母亲听了有些羞赧，又有些骄傲；得知对面两个大学生和我在同一个城市读书，母亲热情地拿出几根香蕉，非要塞给他们，嘱咐他们一路上多多关照我。

火车一路向北，经过长江大桥时，父亲母亲和我都不约而同地侧过头向车窗外眺望。那坚固的桥梁，那壮阔的江面，那涌动的江浪，那巨大的轮船，那苍茫的天空，那泼洒的阳光，远行的风景从此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，也印在了父亲母亲的心里。

这一站大约两个半小时的车程，父亲母亲和我都没好意思流露出不舍的情感，该嘱咐的早嘱咐过多次了。偶尔母亲和我眼神撞上了，她欲言又止，我赶紧低下头。

下一站快到了，我站起来，送父亲母亲到车门口。母亲到底还是再次嘱咐我：注意安全、好好念书、照顾好自己，常给家里打电话或写信。我认真地点点头。

目送父亲母亲下了车。车下，车上，我们无言对望，直至车门关上，直至火车缓缓启动。隔着车门玻璃，互相挥一挥手，直至再也看不见……

那一刻，我读懂了别绪与离愁，读懂了眷恋与放手。

多“色”之秋

厉勇

举目四望，田野里站立着金黄色的稻子，那是让人看了心里踏实的金黄。沉甸甸的稻穗预示着一年的好收成，它们排队一样准备接受镰刀的检验。

家里的稻谷长势如此喜人。母亲满足地笑着说：“今年家里的稻子丰收啦！”对于乡下的父母来说，只种一季的稻子要承担起来年一整年的口粮，我当然能体会他们的喜悦。去年国庆节，我在家里割稻子，弯了两天腰，人非常累。干不惯农活的我，对于割稻真有点怕。可对于父母来说，他们忙完农事，劳累的筋骨还没有恢复便要投入到收割稻子的战斗中。年年如此。我真为那些和我父母一样操劳的劳动者感到骄傲。

田埂上，黄豆的叶子也变成了金黄色。有些农人已经把黄豆整株地拔回家，晒在家门口的水泥地上。几天后，豆类成了金黄色，轻轻用棍子一敲，爆出、滚出一颗颗金黄色的豆子。收获的豆子可以榨油、可以煮熟了吃，也可以拿来磨豆腐。

地里的番薯叶茂盛得叠成一个个小山丘，土里面的番薯也在秋天悄悄成熟，它们在

泥土里睡了太久，等待着农人用锄头把自己叫醒；而玉米地里，金黄的玉米已经探出头来，只等主人把它们采收回家；南瓜架上的南瓜已经从绿色转变成金黄色，一个个瓷实、饱满，令人欢喜。

到家中的第二天，一早起来，走到楼下，便闻到了桂花的香气，沁人心脾。原来，自家空地上的桂花已开。金黄色的小碎花挤在一起，散发着浓烈的香气。这香气越过门前的路和空地，飘进了家里。

秋天的阳光褪去了火热，我喜欢坐在窗前，懒懒地，像猫一样沐浴着秋阳，看远处的秋山如染。窗外的柿子树和橘子树上挂满了火红的果实，那醉人的红呀，惹得小鸟也飞过来，想分一杯羹。而我也多么想拥有小鸟的翅膀，这样就能轻易将树顶上那个最红、最甜的柿子、橘子采入囊中。

蒹葭淅沥含秋雾，橘柚玲珑透夕阳。读到唐代诗人柳宗元的这两句诗，脑海里不觉升起一幅图画：蒹葭苍苍，秋雾茫茫，而枝头的橘柚玲珑可爱，正透着夕阳的光辉……

这美丽的画面越来越清晰，最后与我眼前的景色慢慢重合，让我陶醉其中。

秋菊

曹伟明

在我的心中，有两朵菊花。一朵在江南的秋天，唾手可得，捧在手中，掬之入鼻，香气扑鼻。如是晒干，开水冲泡，慢慢啜饮，直入心扉。另一朵则在我的心里，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在江南古镇外婆家竹篱笆围就的天井里，在外婆秋天与菊花相伴的爽朗笑声里。

我从小喜欢菊花，总觉得春花虽然姹紫嫣红，却没有像菊花那样独立寒秋的风骨。我记得，外婆培植的菊花，不仅是观赏花卉，更是养生食材，具有清凉解毒、滋阴养颜的功效。后来，我在曲水园隔墙的文化馆工作。每年秋天，曲水园总会举办盛大的菊花展，铺满赏心悦目的各色菊花，游客接踵而来，感受“紫菊披风散晓霞，年年霜晚赏奇葩”的意境。

那些年，我也曾住宿于曲水园，“菊香满园秋，清幽入梦魂”。秋天菊展时，清晨和傍晚就是我与菊花亲密接触的最佳时机。起源于我国的菊花，历经千年的栽培行化，总以最新的容颜展现在人们的眼前：有小家碧玉般，紧凑而精致的切花小菊；有大家闺秀般，华丽而大气的传统大菊；还有娇小玲珑，常与文人墨客相伴相生的案头菊；以及胖乎乎、玲珑可爱的球形地被菊。秋色里的江南，因为菊花的铺陈成了一幅画、一首诗、一段旋律。菊花，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诉说着秋天的故事，展现着生命的坚韧与生活的美丽。



天凉好个秋

冯小川 摄

